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研究

潘芳◎著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阿根廷
早期民众主义研究

潘芳◎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研究 / 潘芳著 .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9.1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201-14291-3

I . ①阿 … II . ①潘 … III . ①阿根廷 — 现代史 — 研究
— 1916 — 1923 IV . ① K78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6973 号

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研究

AGENTING ZAOQI MINZHONG ZHUYI YANJI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 任 编 辑 岳 勇

装 帧 设 计 明轩文化 · 王 烨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图 书 如 出 现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请 致 电 联 系 调 换 (022 - 23332469)



目 录

绪 论	1
一、国外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	1
二、国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	9
三、有关本书核心概念的解释	22
四、国内外学术界对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研究	29
五、本书研究内容简介	37
 第一章 早期民众主义出现的社会土壤	39
一、阿根廷现代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41
二、阿根廷寡头政治的发展与失控	56
三、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调整	71
 第二章 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上）	78
一、早期民众主义初显的现实条件	78
二、早期民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84
 第三章 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下）	108
一、早期民众主义的余温	108
二、早期民众主义走向衰落	121
三、小结	125

第四章 早期民众主义衰落的原因	130
一、阿根廷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局限性	130
二、阿根廷社会变化的局限性	142
三、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自身局限性	151
第五章 早期民众主义的历史地位	159
一、完成了阿根廷民主政治探索的第一步	159
二、影响了阿根廷政治发展的走势	168
三、早期民众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176
结 论	181
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211

绪 论

民众主义（populism）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一个充满争议的热点问题。1965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拉美学术会议上，阿根廷社会学家道尔瓜多·蒂·代亚（Torcuato Di Tella）提出，民众主义是得到了城市劳工以及反对现状的其他集团支持的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其领导者并非来自工人。^①道尔瓜多·蒂·代亚将民众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拉美研究，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的探究。民众主义成为拉丁美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国内外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着研究。

一、国外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

民众主义一词最早并没有被运用于拉美研究中，但是当民众主义这一概念被引入拉美研究开始，拉丁美洲就成为民众主义研究最为重要的阵地。因此，国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很多都是以拉美的民众主义为案例。

在国外学术界，研究民众主义的学者人数比较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因此从多角度展开对民众主义的研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国外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民众主义研究体系。

（一）对民众主义概念的研究

研究拉美民众主义的首要前提是厘清民众主义概念。在此方面，

^① Torcuato Di Tella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Claudio Veliz.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47-74.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民众主义

20世纪70年代后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无论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在研究的思路上，都假定政治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政治是由社会和经济进程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过程限制了政治的相对自主性。

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大致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界定民众主义。现代化理论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大众参与的爆炸性扩大，破坏了传统的政治权威，阻止了新的制度化体制的逐渐建立，并因此导致了不稳定的统治类型的产生，其中就包括民众主义。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对民众主义研究是以荷兰学者尼耶克尔克为代表。沿着相同的思路，依附理论认为，外围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混乱，阻止了能够建立稳定统治的上层阶级的出现，加上大众阶层的异质性和分裂性，这一“政治真空”导致了充满紧张关系的、暂时的阶级联盟的形成，这一联盟的维系依赖于一位个人魅力型的领袖，这就导致了民众主义的出现。

以依附论为视角研究拉美民众主义的学者比较多。依附论学者一般认为，民众主义是拉美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经济发展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运动和政策计划。在进口替代过程中，工业精英的兴起和劳工运动的高涨使得一个新的、支持工业化的、将企业主和工人的利益融合为一体的联盟成为可能，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联盟直接向农业和土地所有者提出了挑战。例如奥唐奈（O'Donell）指出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为民众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奥唐奈主要是针对以巴西的瓦加斯、阿根廷的庇隆、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这样典型的民众主义。德里克（Drake）在强调民众主义

应该具备的三个要素是“政治动员、反复出现的口号和象征以鼓舞民众”。“不同阶级的联合”“意味着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而又不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改革政策”，“通常是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措施将工人纳入工业化发展的进程”。^①

除了依附论学者外，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从经济角度来研究拉美民众主义，其代表是由鲁迪格·多恩布茨 (Rudiger Dornbusch) 和塞巴斯蒂安·埃德华兹 (Sebastian EdwArds) 主编《拉美民众主义的宏观经济学》^②。本书将拉美民众主义界定为一种经济政策。罗伯特·考夫曼 (Robert R .Kaufman) 和芭芭拉·斯塔林斯 (Barbara Stallings) 认为，民众主义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尽管以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视角对民众主义界定都是以经济为基点，但是相对于依附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现代化理论对民众主义的界定要更宽泛一些，所以也有学者将以现代化理论为视角对民众主义的研究视作多维度研究，而并不将其纳入以经济学为视角的单维度研究流派中。

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等角度，主要都是对 20 世纪 30—60 年代拉美出现的典型民众主义为例证进行研究。然而在经过 60—70 年代军人政府掌权后，在 80—90 年代，民众主义又一次重新崛起，登上拉美政治舞台。这一波民众主义的出现对于之前从经济学角度对民众主义概念的界定提出了极大挑战。首先，民众主义并没有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阶段如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绑定。其次，民众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也并非完全来自蓝领工人。最后，新民众主义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并非经典民众主义时期广泛实行的赤字政策，而是推行了削减政府开支，解雇

^① P.Drake, Conclusion.Requiem for Populism? In Michael L. Connif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2,p.218.

^② Rudiger Dornbusch, Sebastian Edwards.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国家雇员，对公共企业实行私有化，提高税收，消除保护主义等措施。总之传统的有关民众主义概念的界定无法解释 80—90 年代出现的拉美新一轮民众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对民众主义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政治学角度对民众主义的界定进入学者的视野。

2. 从政治学的角度界定民众主义

从政治学角度对民众主义进行界定的学者中，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的观点得到广泛关注。库尔特·韦兰德将民众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策略。其基本观点是民众主义是个人化的领导人通过非制度化的直接方式来动员大量处于社会基层的追随者，以此来获得国家权力以及稳定政权的一种政治策略；该领导人还要向追随者，承诺获取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追随者则通过支持领导人获取回报。根据库尔特·韦兰德的阐述，作为政治策略的民众主义主要有四个要点。第一，民众主义的目标是取得和行使政治权力，是一种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的策略。第二，民众主义存在的基础就是大量无组织民众对民众主义领袖的支持。第三，民众主义不是通过集体领导，而是独立的个体即个人化的领袖进行组织。这位领导人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领袖。这位领袖大多呈现为克里斯马式，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因此，领导者个人能力的强与弱对于民众主义的运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这样的领袖与大众支持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无中介的、非制度化的，即使加入一些政党制度的成分，这些因素也是很微弱的，制度化水平也是很低的。^①

库尔特·韦兰德对民众主义的重新界定，打破了原有界定中将民众主义的出现与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政策相绑定的框架。这样的界定对于拉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民众主义都可适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灵活性。因此，库尔特·韦兰德的定义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

^①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4, No.1, 2001.

注。与此同时，有学者注意到库尔特·韦兰德的定义又存在明显的欠缺。例如，第一，这种定义忽视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将民众主义凌驾于具体社会环境之上。第二，将民众主义界定为政治策略更关注于民众主义的政治层面，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缺乏应有的关注。第三，按照库尔特·韦兰德的界定，作为政治策略的民众主义只是一时之事，具有很强的即时性。这就无法解释拉美多国经历的几代民众主义政权的现象。相对于传统观点，库尔特·韦兰德的界定更具可操作性，但也不乏有一些不可回避的弱点。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将民众主义的研究范畴由民众主义本身转向“其所赖以实现的手段上”^①。这部分学者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民众主义，认为民众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一种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将民众主义视为一种政治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其在概念上的模糊和分歧”^②。“民众主义不应再被仅仅限定为一种运动或者政权类型，而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寻求政治支持的灵活方式。”^③提出将民众主义视为“政治动员”的是罗伯特·S·杰森(Robert S. Jansen)于2011年在《社会学理论》第2期上发表《民众动员——一种研究民众主义的新方法》^④一文。在文中，作者指出“需要将民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模式来研究，将其视为政治家及其支持者采取的一系列特别行动，而非将其作为一种运动、政党、制度或者意识形态”。这种定义的用意是“抓住从抽象的概念到具体的实践这一重大转变”。“民众动员工程可以被看作任何一项持续的、大规模的政治工程，它通常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动员起来进入公众视野以及抗争性政治行动

^① Robert S. 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9, No. 2, June, 2011.

^② Robert S. 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9, No. 2, June, 2011.

^③ Robert S. 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9, No. 2, June, 2011.

^④ Robert S. 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9, No. 2, June, 2011.

中，同时宣扬一种反精英和民族主义的论调”。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主义是一个复合概念，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阐述：动员性和煽动性。“民众动员仅仅指的是这二者共存并相互促进的政治行动”。

作者还指出将民众主义视为民众动员来研究的优势有三点：第一，这种界定要求将所涉及的人和组织具体化。这样可以避免将民众主义与之前的一些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第二，将民众动员视为一项工程，强调了民众政治在空间上的局限性。民众动员经常受空间条件的限制，只针对特定的地理区域。第三，将民众动员作为一项工程强调了其时间限度和多变性。民众动员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刻，持续时间也是有限，并且随时间变化其特性和强度也会有变化。^①

罗伯特·S. 杰森对民众主义的界定，既避免了传统定义的阶段性，又将民众主义从仅关注政治制度层面解脱了出来，为进一步认识民众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3. 传播学角度对民众主义的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拉美民众主义处于低潮时期，一些学者从民众主义的支持者即大众的角度来考察民众主义，即从大众对民众主义话语的认识和理解的角度来分析民众主义。^②与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相比，此类研究显得略有不足。

目前国际上对民众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多维度研究和单维度研究。对此库尔特·韦兰德在1999年《比较政治》第4期发表的《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新自由派民众主义》^③一文中对目前民众主义研究的视角

^① Robert S. Jansen. Populist Mobiliza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29, No.2, June, 2011.

^② Alexander, Robert J. Aprísmo. The Ideas and Doctrines of Victor Raúl Haya,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Kirk A. Is Cha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2, 2009.

^③ Kurt Weyland.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4, 1999.

进行了梳理。在文中库尔特·韦兰德将现有对民众主义的界定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多维度的视角来定义民众主义，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来定义民众主义。从多维度界定民众主义都是将民众主义政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与社会动员和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相联系，或者将民众主义视作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另一类就是单维度界定民众主义。韦兰德本人是支持单维度定义。在单维度界定中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或者政治角度来界定民众主义。从经济角度界定民众主义强调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划。从政治角度来定义，将民众主义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交给非理论研究的，具有明显的优势。作者提出将民众主义定义为政治策略。

总体上来说，国外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政治等角度展开。无论何种视角都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努力完善本领域的理论框架，深化本领域对民众主义的研究。

在对民众主义概念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学者在致力于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分类进行研究

（二）对拉美民众主义类别的研究

在对民众主义概念研究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学者对拉美民众主义进行分了类研究。例如罗伯特·H. 迪克斯《民众主义：权威性和民主性》^①一文中将拉美民众主义划分为威权民众主义和民主民众主义。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民众主义的领导者、民众主义的支持基础、民众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民众主义的组织和领导风格四个方面对两类民众主义进行研究。卡洛斯·德拉托雷的《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民主化还是威权主义》^②以拉美三次民众主义浪潮即 20 世纪 40—70 年代的古典民众主义、90 年

^① Robert H. Dix. Populism: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20, No. 2 1985.

^② [美]卡洛斯·德拉托雷：《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民主化还是威权主义》，《拉丁美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代的新民众主义、以乌戈·查韦斯、埃沃·莫拉莱斯、拉斐尔·科雷亚为代表的左翼民众主义为案例对拉美民众主义的民主性和威权性进行了分析后，作者指出：“本文不认为民众主义从本质上对民主构成危险，但也不认为民众主义能够拯救民主。”“民众主义既代表着民主参与和平等的重建，也存在拒绝社会多元化的可能性。但如果失去社会的多元化，民主理想模式就会退化为专制和全民公决形式，领导者就会成为民众意愿的唯一代表。虽然民众主义鼓励被排斥和被漠视群众的参与性，但如果将民主理解为民众的同类意愿或者领导者与国家的同一，就会否认多元主义和法治国家的运行机制。”作者最后指出，“民众主义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它兼具民主和独裁专制的特征。”

2014年第11期《国外理论动态》刊登了库尔特·韦兰德著，盈谷编译的一篇文章《拉美的威权主义趋向》，该文认为拉美民众主义最终都会走向威权主义。“民众主义，无论是左翼民众主义还是右翼民众主义，都是对民主的一种威胁。”^①

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划分大部分学者是根据它与民主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民主型民众主义和威权型民众主义，或者将拉美民众主义区分为左翼民众主义和右翼民众主义。无论采取何种称呼，学术界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与民主的关系。

（三）对拉美民众主义的国别研究

目前在学术界对拉美民众主义研究最多的是国别研究。拉美从20世纪40年代经典民众主义兴起后，民众主义一直没有离开拉美大陆，拉美为民众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个案资料。因此，对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研究时，学者大多集中于国别研究。在国别研究中，阿根廷的民众主义至今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从庇隆时期的经典民众主义到

^① [美]库尔特·韦兰德：《拉美的威权主义趋向》，盈谷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1期。

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梅内姆的新民众主义。除此之外，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秘鲁的阿普拉党及藤森的智利社会党等。当然对于拉美其他国家例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国的民众主义学者们都所有关注。从国别上对拉美民众主义研究的成果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

二、国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

与国外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状况不够理想。

在国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称谓的认识至今依然是模糊和富有争议的。“populism”在《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解释为“type of politics that claims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ordinary people”，中文解释是“平民主义”“平民论”。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单词有着不同的翻译。研究19世纪俄国社会问题的学者们基本都将“populism”翻译为“民粹主义”。这种翻译也因此得到传播和推广，所以在国内学术界大多数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在使用“民粹主义”这一称呼。但是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对“populism”或者西班牙语“populismo”的翻译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沿用传统用法将其统一称为“民粹主义”。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populism”与19世纪俄国的“populism”从本质上是不同的，不能使用“民粹主义”来指称拉丁美洲历史上“populism”。这部分学者放弃使用“民粹主义”，而使用了“民众主义”的称呼。因此到目前为止，在拉丁美洲研究中，“民粹主义”和“民众主义”都在使用，争论也时常出现。

那么拉丁美洲的“populism”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呢？“民众主义”这一独特的称呼是怎么出现在拉美研究中？拉丁美洲的“populism”从本质上是“民粹主义”还是“民众主义”？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厘清拉丁美洲研究中“populism”到底是“民粹主义”还是“民众主义”的根本。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民粹主义”，拉丁美洲的“populism”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是什么。

“民粹主义”源于对俄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在俄国，民粹主义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度走向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产物。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出现过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即“民粹派”。这一派别自称为“人民之友”，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用列宁的话来说，民粹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①。俄国民粹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信仰人民、崇尚人民。民粹派所指的人民多数是指“农民和社会上的劳动阶级”。第二，民粹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民粹派鄙视传统的大学。“因为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而对它加以批判”，“主张把大学教育思想灌输到民间去”。第三，民粹派将充满宗法家长制传统的农村公社理想化，认为“无论是农村公社还是城市公社都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第四，对资产阶级厌恶、对资本主义恐惧，主张越过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③

列宁指出民粹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立场，是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④。俄国著名思想史家尼·别尔嘉耶夫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民粹主义的思想只能存在于农民、农业国家中”。^⑤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2页。

^② 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⑤ [俄罗斯]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云华、吴学金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企图跨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或者一种社会思潮具有很强的社会时代特征。

拉美的“populism”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在指出拉丁美洲的“populism”“和俄国革命某个阶段中也用同一名称的那个运动几乎没有关系”^①。那么拉丁美洲的“populism”是什么呢？鉴于国际学术界对拉美“populism”的研究分析，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研究拉丁美洲的“populism”，都不可否认拉美的“populism”“是得到了城市劳工以及反对现状的其他集团支持的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其领导者并非来自工人”，而是来自社会上层中被边缘化的一部分人；“对内强调阶级合作，主张实行某些改革个改良措施”，对外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拉美的“populism”不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只在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做出调整，因此总体来说是拉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拉美的“populism”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范畴中出现的一种经济和政治理论。因此可以看出拉美的这种运动从时代背景、组织形式、运动目的等方面都是与民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简单地将其翻译为民粹主义是不可取的。

“民众主义”这一称呼又是如何进入拉美研究的？对于这一问题肖枫在《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②一文进行了阐释：“‘民众主义’（El Populismo）一词，过去曾译作‘人民党主义’，因为它的主要理论原则是秘鲁人民党最先提出来的。然而现在‘民众主义’一

^① [秘鲁]阿尼瓦尔·基哈诺：《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兼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序言）第5页。

^② 肖枫：《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3期。

词已泛指一种拉美大陆的思潮和运动，因此，“人民党主义”的译法似不合时宜”。 “将拉美的这个运动称为‘民众主义’较为合适。”肖枫在对阿亚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拉美民众主义的特点。第一，“拉美民主主义党虽以‘多阶级’的构成著称，但它基本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二，“拉美民众主义政党是作为共产党的对立面出现的，它们‘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第三，“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在组织上一般有‘领袖至上’的特点”。第四，“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具有较大的影响，同它们利用政权实行土改或其他改良主义措施分不开”。肖枫对拉美民众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以阿亚主义为基础。

基于对拉美“populism”的分析及其翻译的历史沿革的梳理。本书采取“民众主义”来指称拉丁美洲的“populism”。

以上有关俄国民粹主义以及拉美民众主义的梳理希望能对目前就拉美研究领域中有关使用“民粹主义”还是“民众主义”的争论有所裨益。

在对民众主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又将民众主义划分为民主民众主义和威权民众主义，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将民众主义等同于威权主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populism”的称谓并不统一，称为民众主义、民粹主义、平民主义、威权主义等。出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还是处于一种输入性阶段，对民众主义概念的理解还不是很清晰，对民众主义的认识也不够深入。

国内学术界对民众主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民众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另一部分是对不同地区出现的民众主义现象进行研究。

（二）在对民众主义本身进行研究

俞可平发表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①对民粹主义进行了详细

^①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